



林 炎著

成都出版社

圣夜

圣 夜

林 炎 著

成 都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 十

圣 夜

作 者:林 炎/著
责任编辑:文 涛
封面设计:梦 庐
技术设计:梦 庐
责任校对:林 炎

出版发行:成 都 出 版 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2号百花苑内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宏达激光打印部
印 刷:四川新华彩印厂
版 次:1995年11月第1版
印 次: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3.625
字 数:300千
印 数:1—2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898—7/1·232
定 价:1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酩酊应聘，万家良一眼看出她还是处女。
甄真，离群索居的情人。
- 第二章：** 貌似混血儿的林达明与酩酊，美国人麦克与酩紫。
- 第三章：** 两个女人做爱的两种反应：甄真事后哭了，童彤事前泪水涟涟。李维高举步维艰。
- 第四章：** 情人也有她的人格。婚姻，枯燥的房事和厌倦。
- 第五章：** 酩紫失去童贞，作为孪生姐妹的酩酊身体的奇怪刺痛。李维高终于喘了一口气。
- 第六章：** 童彤与孟平度过了一个缠绵之夜，去见过去的情人。马念祖一本正经的求婚是不是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 第七章：** 既得陇，又望蜀；甄真是陇还是蜀？酩紫这才真正投入了麦克的怀抱；处在两个男人夹板间的童彤和她的痛苦。
- 第八章：** 车祸与发烧。上海形形色色的街头雏儿

们。

第九章： 留守夫人，钻石公寓。向甄真求婚，吃喝嫖赌的万家良被一场车祸撞糊涂了？还是幡然醒悟？

第十章： 李维高对婚外情的望眼欲穿。

第十一章： 怀孕了的邝紫打电话：麦克，我爱你，更愿意做你妻子；可我必须弄掉这个孩子，因为我必须对他负责。

第十二章： 负疚中的房事。一听说甄真已答应嫁给万家良，李维高瞬间便僵硬了。

第十三章： 婚检。万家良染上了性病。甄真从羞愧到充满自信。

第十四章： 大上海风景线之一：蓝色沸点，吃女人豆腐。

第十五章： 大上海风景线之二：遗精和跑步，做爱和杀婴。

第十六章： 高薪，待遇优厚，创造……的天地。暗恋者的心理。

第十七章： 嫉妒与阳痿。粉黛、西装和眼镜下的男女们。

第十八章： 立丹公司。寡情的情人。洋参炖老鳖。食欲还是……

第十九章： ESPRIT。甄真恶作剧。万家良故态复

萌。

第二十章： 处女芬芳，还是香水味？好女觅男斗嘴，耍男的城市。

第二十一章： 偏湿的夏天故事。酩酊破戒。

第二十二章： 赔偿与情焚：甄真终于把李维高推到一生性爱的巅峰。

第二十三章： 万家良的叙事式纵欲，与甄真性的抒情式理论。

第二十四章： 霸伏背上的姐，金丝雀，终于回家的兔子男人。

第二十五章： 尾声和开始：圣诞夜。

第一章

1

1994年5月。

上海西南角。虹桥开发区。下午。

扬子江大酒店。四星级。外形象几片连在一起的船帆，昂着头，仿佛不知疲倦的号角，东方大都市日新月异的某种象征。

大堂左侧。吧台。

沙发。圈椅。茶几。错落有致。

光线恰到好处，十分柔和。

氛围温馨，宁静。

“我从小就喜欢海，船，帆。”酆嫣似乎在解释她为何选扬子江大酒店作为会面地点，“同时，我祝万先生的事业和我们的合作，如扬帆的船一样，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万家良用小茶匙轻轻搅动杯中的咖啡，心里在笑坐在对面的这位漂亮小姐。

酆嫣二十岁左右，相貌和身材都无可挑剔，漂亮中透出些精致，衣着似乎也很在行，上身是丝质长袖白衬衫，外加一件米黄色马夹，下身是米黄色长裙，飘逸，素雅，与她亮丽的一头黑色长发、清纯的气质浑然一体。

万家良毫不费力地辨出，郦嫣身上的衣裳都是名牌 ESPRIT，做工精致，质地上乘，款式简洁中透着自然，大方，因而看上去很顺眼，很舒服。

也许是富有，也许是对女人见多识广，万家良并不因为郦嫣的几分矜持、单纯而迷惑。在他看来，这恰恰是畏怯、自卑的某种表现。

“如果你真的很有钱，就不会来找我了。”

万家良这样想着，轻轻一捋袖管，似乎是不经意地露出他腕上那块镶满钻石，价值三万五千美元的劳力士金表，胸有成竹地一笑，道：

“郦小姐，咖啡。”

“谢谢。”

郦嫣点点头，用拇指和食指捏起白色的小杯，抿了口咖啡，却并不马上咽下，似乎品尝了几秒钟。

万家良对此视而不见。小家碧玉才如此讲究，更喜欢让别人知道她的讲究。

过份地讲究言行举止的教养是万家良不能忍受，也是为他所讥笑的。他有的是钱，根本不需要这些细节。走遍世界，只要掏出威士信用卡，大把的美钞，慷慨的小费，没有人会在乎他的出身，没有人敢讥笑他的举止有什么地方缺乏教养。

这世界只在乎钱，只认钱。万家良对此坚信不疑。

他十分沉着，自信，象个老练的钓手，等着这条美丽的鱼儿先沉不住气，扑上来咬饵食。

但是，他毕竟是个好色之徒，又正当壮年。在上海几年，万家良与十几位上海姑娘厮混过，却没有一个能与此刻坐在他对面的这位郦小姐相比。

郦嫣的身上有一种让他怦然心动的东西。

万家良喝了口咖啡，禁不住抬头将一双眼睛探照灯一般在郦

嫣的脸上，胸部扫来扫去。

郅嫣感觉到了什么，不安地离开圈椅的靠背，坐正了身体。

万家良的目光更加赤裸，毫不掩饰，似乎要穿透郅嫣身上的 ESPRIT 名牌，直接与她那必定美妙无比的胴体相撞。

“万先生，”郅嫣象只闯入四处皆有陷阱的森林的小鹿，神情局促，似乎想截断万家良的某种愈来愈强烈的意图。她头微微一歪，笑着说，“您觉得，我能胜任公关秘书这个工作吗？！”

“胜任个鸟！”万家良心里讥骂道。

他的万胜有限公司，至今已换了五名公关秘书，每一个都或快或慢地与他上了床，每一个都又很快使他厌倦，每一个在被解雇或辞职前都花了他不少钱。

也许是因为羞怯，也许是因为不安，郅嫣的脸此刻如桃花般娇嫩，诱人。

“她看起来象是处女。”万家良转着念头，郅嫣的话、神情在他感觉中，竟带着些挑逗或者说撒娇的味道。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郅嫣的娇脸，笑嘻嘻地道：

“胜任不胜任，就看郅小姐自己啦！”

“格格格格。”郅嫣娇笑着，花枝乱颤，一张脸更显得流光溢彩，极其可爱，迷人，“万先生真会说笑话。”

“她是个处女。”从郅嫣那单纯、光彩照人的笑脸上，万家良得出了这个结论。

也许是华人对女人贞节的根深蒂固的看重，也许是他上海的几年搞到手的没有一个是处女，也许是他自己的纵欲放荡因而格外向往遇到一个处女，或者在万家良内心深处，毁掉一个处女，使她变得同他一样放荡、不在乎，才能使他的不洁感和自惭形秽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或消除，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和满足。

总之，破坏一个处女的贞洁，也许是万家良此刻最想干的事。

“怎么是笑话啦。”他敛起笑容，似乎一本正经又随随便便地

亮出了诱人的饵食，“郦小姐，头一年，我可以付你五百美金的月薪，——怎么说呢，”他斟酌片刻，头一摆，道，“说得简单点，就是看郦小姐是不是令我满意啦！我这个人从不亏待别人啦。”

“那么——”郦嫣似乎也在斟酌词语，以便绕过危险的暗礁和敏感的话题，“我的工作职责主要是什么呢，万先生？”

万家良喝了口咖啡，发觉有些凉了，皱皱眉，扬手示意侍应小姐。

“先生要什么？”侍应小姐过来问道。

“再来杯咖啡。”万家良又问郦嫣，“郦小姐要不要换杯热的？”

“来杯蕃茄汁吧。”

郦嫣稍稍犹豫了一下，道。她瞥了万家良一眼，发现他的脸看上去有点虚胖，不真实，又好象心事重重，满腹鬼胎。

郦嫣令人难以察觉地笑笑，嘴角微微上翘，脸露调皮的神情。

“好的，蕃茄汁。”万家良对待应小姐道。

“是，请稍等。”侍应小姐轻巧地转身向吧台走去。

万家良将目光从侍应小姐微微扭动的臀部上收回，朝郦嫣笑了笑。

郦嫣注意到了他方才的目光所视，十分矜持地直视着他。

“工作职责么，”万家良推开面前已经凉了的咖啡，道，“说起来也简单，轻松，便当。”

“那——万先生为何要出这么高的薪水呢？”郦嫣似乎不解地问道。

万家良马上察觉自己说话不当，忙掩饰道：“这个——我是看郦小姐年轻，怕说得重了，郦小姐会害怕啦。”

“万先生很细心啦。”郦嫣笑道。

“哪里哪里。”

“先生——”侍应小姐端着托盘过来，“您的咖啡。”

“谢谢。”

“小姐，蕃茄汁。”

“谢谢。”

侍应小姐收起茶几上不用的两套杯盏，临走时，瞟了酆嫣一眼，含义丰富。

酆嫣顿时觉得什么地方被刺了一下，脸上不由生出一片红云。

“哎呀，我肚子有点饿啦。酆小姐，扬子江的菜不错，我们边吃边谈吧？！”

“嗯——”酆嫣思忖了一下，道，“对不起啦，万先生，待会儿我还有事。如果——如果万先生愿意聘我，我愿意试试。”

“唉呀，”万家良很惋惜地道，“酆小姐不肯赏光，我也没兴趣吃啦。不过，酆小姐，以后——你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可是吃饭哟。再说，这种地方，酆小姐最好先熟悉起来。”

“等我正式到贵公司上班了，我一定会尽职的。”

“那好说。”万家良笑嘻嘻地道，“我现在就正式聘请你啦，酆小姐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为我工作啦。”

酆嫣皱皱眉。

“噢，聘书和合同的事，明天上午就办。”万家良忙又补充道。

“万先生这么性急？”

“你们大陆的报上不是常说，时间就是效益么？”

“万先生对我就这么有信心？”

“不是啦。虽然我对酆小姐的初步印象很好。不过呢，酆小姐的工作能力，我毕竟也想早点看到啦。”

“啊。”酆嫣笑笑，道，“原来万先生是想让我先陪你吃饭，看看我的工作能力。”

“就是啦。酆小姐不仅漂亮可爱，而且好聪明啦。”

“我对万先生却不必这么费事，已经有了大致的评价。”酆嫣笑嘻嘻地道。

万家良误会了酆嫣的话和笑容，凑过身来，笑咪咪地道：“噢，

酈小姐对我的印象如何？是不是喜欢我这样的——”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没吐出“男人”二字，“我这样的老板？”

“我对万先生的印象嘛，却也简单，两个字啦。”酈嫣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模仿着万家良的语气，将“啦”字拖长。她的神情显得自在起来，方才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的自信，现在又回到她身上了。

“两个什么字啦。”

“格格格格。”酈嫣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得很痛快很酣畅。她头微微一昂，忽然敛笑，居高临下地看着万家良，道，“巴子。”

万家良顿时象挨了一记重拳，涎笑着的脸僵住了。他在上海几年，知道“巴子”是上海人骂人的话，意思是乡巴佬，粗俗，没教养。此前，还从未有人当面这样骂过他。

万家良一时竟反应不过来，呆愣地望着对面这位近在咫尺、得意洋洋、可望而不可即的美貌佳丽。

“对不起啦，万先生。”酈嫣推开一口未喝的那杯蕃茄汁，调侃道，“失陪啦。”她站起身来，袅袅娜娜地径自走了。

望着酈嫣款款离去的漂亮身影，万家良呆坐不动，以掩饰自己的可笑和失败。一会儿，他看见酈嫣出了大堂，在门口姿态迷人地挥手招了辆出租车，动作娴雅、机灵地弯腰进了车厢。

出租车悄无声息地迅疾驶走了。

万家良心里堵得慌，一招手叫来侍应小姐买单。付了钱，连找头都不要，他快步离开大堂，几乎是奔到停在外面的那辆黑色奔驰300自备车前。

三分钟以后，万家良驾着车已经上了延安西路，追了一阵，却再也找不到那辆载着酈嫣的出租车。

万家良恨恨地在方向盘上击了一掌，骂道：“小婊子！”又觉得不解气，随即用上海人称妓女的词补骂道：“小煤饼！”

可是，他还是觉得从未有过的受挫和被辱，还是觉得无法解

气——鄙嫣今天的表现恰好证明她不是“煤饼”、“婊子”。而他万家良，却不折不扣象只出乖露丑的猴子，被戏弄和受鄙视。

“巴子！”鄙嫣不屑的声音又在他耳畔响起。

“嘀——”后面的喇叭声催促着万家良。他一抬眼，中山西路延安西路口，绿灯已亮了。

“揪你个头哇！”万家良骂了声，一踩油门，奔驰车箭一样穿过中山西路，又行驶在延安路上。

车如流，挨挨挤挤，上海的马路很少有拥挤的。驶过延安路乌鲁木齐路口，万家良犹豫着是否要到富丽堂皇的贵都饭店去喝一杯威士忌，但想了想实在无此心绪，便驶过了华山路，一直走延安路，准备过黄浦江隧道，回浦东陆家嘴他的公司。

行至中途，又改主意了，他忽然想起自己已很久没到甄真那儿去了。于是，他掉转车头，驶回来路。

虹桥开发区。古北小区。钻石公寓。

三年前，他花六万美元在钻石公寓买了套住房。后来，他就让甄真住了进去。在他所结交的女人中，也许只有甄真让他有一种安全感，并且对他有几分真情。

最关键的，也许还在于万家良有这么一种把握，即他如果半年不去，甄真也不会离他而去。也正因为此，万家良才去得少了。人总是对不容易失去的东西不怎么在乎。

此刻，甄真那富有古代仕女美的脸庞、身材开始在万家良眼前晃动。

他知道，在甄真那里，他可以找到某种安慰和某种类似于家的感觉。

2

甄真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一双清澈的眼睛时不时会露出忧郁的目光。她身材娇小玲珑，皮肤白皙、细洁，神容娴静典雅，走路来如风中垂柳，别有风韵。

万家良是在希尔顿大酒店对面的一家娱乐总汇认识她的，她是那儿的领班。一见之下，他就被甄真独特的气质吸引住了，以后就每天必去。

三个月以后，万家良终于得到了她。这在他来说，已是破纪录地有耐心了。

第一次作爱，万家良才知道自己错了，甄真并不是个处女，而且同她娴静的外表相反，她很投入很疯狂。

之后，万家良渐渐知道了一些她的过去。甄真原是个舞蹈演员，后来不跳了，成了舞蹈学校的教师。在那家娱乐总汇做领班只是她的兼职。她有过一个情人，后来撤下她去日本打工了。

对于甄真的确切年龄，万家良至今不得而知。他估计在三十岁左右。

甄真住进钻石公寓的那套居室后，有一天，万家良同她尽情娱乐后，躺在那张进口的宽为两米的床榻之上，他搂着甄真，笑嘻嘻地问她年龄多少。

甄真一动不动地依偎在他的怀里，她的回答既高明又实在：“哪天我们结婚，你自然会晓得我的年龄。”

她的语气中含着淡淡的怨尤和责备。

在刚经历过一场淋漓酣畅的欢爱后，她竟能如此冷静、现实。这使称得上是情场老手的万家良也暗暗惊叹。

女人哪，就是这样令人难以捉摸，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你，却不肯将自己的年龄泄露半分。

不过，他并未因此而不快、恼怒，反而更喜欢她了。一览无余、头脑简单的女人虽然容易得手，也不难对付，却也乏味。

此刻，万家良驾着奔驰车，想着甄真，心里竟有一丝暖意。

要不是甄真不是处女，有几次，万家良的确想过娶她为妻。

“如果你娶我，我是懒得管你在外边怎样的。”甄真也曾这样对他说过。

他知道，甄真说的是心里话。从年龄上说，她也比那些贼精的姑娘更适合做他妻子。

娶妻首要的是有安全感。何况，甄真又容貌出众，气质典雅，颇明事理，善解人意。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万家良的记忆中，甄真从未开口向他要过什么。起先，万家良以为她是不好意思，时间长了就不会如此了。他在不动声色中暗暗等待着这一天。

可是，甄真至今没有主动开过口。即便是他送她的礼物，给她的钱，她总是道声谢，然后就再也不提了。

“我们只是互相喜欢才这样在一起的。”她羞怯而又坦率地说。

宠辱不惊，真正的大家闺秀风范。万家良在钦佩中又有点失望。

一年前，万家良到钻石公寓去得渐渐少了。

甄真呢，经常打电话给他，但却从不问他为何来得少了，只是关心他的身体，要他少喝酒，还有，开车时当心。

万家良总是敷衍着，不当回事儿。但是此刻，回想起这些，他心里感到了一丝愧疚，觉得甄真这样对他，真的很不容易，实属难得。

也许，他今天在郦嫣这儿受到戏弄，因而更觉得甄真的可贵。奔驰车终于又穿过中山西路，驶过虹桥宾馆，友谊商城，扬子江大酒店，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新虹桥大厦，延安西路的尽头，又驶上了干净的虹桥路。

到了钻石公寓，万良家停好车，进了楼，急不可待地匆匆爬到三楼，到302室门口揪响了门铃。

揪了一会儿，里边毫无动静。万家良只好掏出钥匙，开了铝合金铁门，又开了房门。

一股力士沐浴露的香味迎面扑来，浴室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

他轻轻地关上铁门、房门，脱了皮鞋、西装，蹑手蹑脚地向浴室走去。

浴室的门没有关死，万家良缓缓推开一条缝，洗手池上方的镜子虽然蒙着些雾气，却依稀映射出甄真玲珑精致白皙的躯体，她正站在莲蓬头下，双臂抱胸，眼睛微闭，任凭水流冲洗自己。

3

万家良在门外呆呆地窥视着，他发现，甄真赤裸的胴体似乎从未象此刻这样诱人。倏地，他体内升起一股强烈的欲火。于是，他再不等待，猛地推门进去。

“嗨！”他这样叫着。

甄真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欲蹲下身子，等看清是万家良，才

道：“讨厌，吓人！”

“嘻嘻。”万家良满足而又欣喜地笑着，“正好，我也想冲个澡。”

“等我洗好了——”

“我等不及了。”

“早干什么去了？”她嗔怪道。

“我不是来了么？”

万家良边说边飞快地褪尽衣服，跨入浴缸……

万家良被一阵汹涌澎湃的情欲冲得难以自制，他一把抱起甄真，就象抱着一只轻盈的小鸟，跨出浴缸，急不可耐地向卧室大步走去……

甄真小鸟依人般地偎在万家良的怀中。

“真好。”她喃喃地道着，在他的胸膛上吻了一记。

“想我吗？”他有些开玩笑地问。

“不想。”她的声音也带着点调皮。

“不想？好，让我看看你的脸，到底想不想。”

甄真故意不笑，扬起了脸。

这是张纤巧、精致的脸：眼睛、鼻子、嘴，甚至眉毛，耳朵，无一不透着精巧，就象珍贵的瓷器，令人不敢猝碰。

“想不想？”他在她鼻子上吻了下，道。

“不想。”

他又在她嘴上柔柔地吻了一记：“真不想？”

甄真闭上她那双秀美的眼睛，叹息一般地说：“想。”

万家良十分怜爱地搂住她光滑细腻的身子。

“只有你们男人，才没心没肺的。”

“那也不见得。”

“真没良心，还说这种话。”甄真赌气似地背过身去。

“嘻嘻。”万家良笑着，用手指在她白嫩的背上轻轻挠着，“生气啦，我又不是说你。你敢说，女人都象你这样吗？”